

以苏州为典型的明清吴地文人与商贾^{*1}

陈书录

(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24)

【摘要】：明代中叶以后，苏州在农业、手工业、商业等方面一直处在全国领先地位，出现了中国十大商帮之一的洞庭商帮，是我国最早出现“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等资本主义萌芽的地域之一。在这种地域背景下，苏州文人与商贾的互动颇有典型性。明初以高启为代表的“吴中四杰”、明代中前期以祝允明为代表的“吴中派”有关商贾的文学，各以情、理偏胜；明代中后期的王世贞有关商贾的创作最为丰富，他受到商贾“因俗为变，与时消息”经商方式的影响，以及其他因素的促成，文学思想由格调转向性灵与俚俗，既是明代“七子”派复古理论自省的标志之一，又成为晚明公安派性灵说的先驱之一；饱受明清易代之际沧桑的吴伟业有关商贾的诗文、戏曲中多有盛衰兴亡之感，既有时代特色，也有地域特色。

【关键词】：吴地；商贾；文学；地域特色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403(2018)04-0131-09 收稿日期：2018-04-20

DOI: 10.19563/j.cnki.sdzs.2018.04.016

明清苏州府人沈寓（1639—1717）在《治苏》中指出：“长江绕于西北，大海环于东南，苏为郡奥区耳。山海所产之珍奇，外国所通之货贝，四方往来，千万里之商贾，骈肩辐辏。”^{〔1〕}卷四其实，早在北宋时苏州就是“望郡”，经济发展与杭州齐名，但在杭州之上，所以《吴郡志·杂志》引谚语“天上天堂，地下苏杭”时说“谚犹先苏后杭”^{〔2〕}卷五〇，说明当时苏州的经济地位高于杭州。就农业经济来说，苏州及常州在全国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因而在南宋年间出现了“苏常熟，天下足”^{〔3〕}卷二〇，二册 288 的谚语。而且，苏州人有一股重商通商的精神，如苏州吴县人“人生十七八，即挟资出商楚、卫、齐、鲁，靡远不到，有数年不归者”^{〔4〕}卷一〇。当时吴县的纺织业也相当发达，张瀚说：“余尝总览市利，大都东南之利，莫大于罗绮绢纴，而三吴为最。……而今三吴以机杼致富者尤众。”^{〔5〕}卷四在这种环境中，孕育出资本主义萌芽：“吴民……家杼轴而户纂组，机户出资，织工出力，相以为命久矣。”^{〔6〕}卷三六—明代中叶以后，苏州在农业、手工业、商业等方面一直处在全国领先地位，出现了中国十大商帮之一的洞庭商帮，是我国最早出现“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等资本主义萌芽的地域之一。在这种地域背景下，苏州文人与商贾的互动颇有典型性。

一、吴中四杰、吴中派与商贾及其情、理偏胜

“草昧之际崇儒绅”（李梦阳《徐子将适湖湘，余实恋恋难别，走笔长句，述一代文人之盛，并寓祝望焉耳》）^{〔8〕}卷二〇。经过元末动乱后建立的王明王朝以恢复汉唐、崇儒复雅奠定文化基调，影响所及，明初“吴中四杰”在重商之中多以仁义的儒家思想表彰商贾。明初“吴中四杰”，是指高启（1336—1374），长洲（今江苏苏州）人；杨基（1325—1378），原籍嘉州（今四川乐山），生长于吴中（今江苏苏州）；张羽（1333—1385），元末明初浔阳（今江西九江）人，早年定居吴兴（今浙江湖州），后徙于吴中；徐贲（1335—1379），祖籍巴蜀，居毗陵（今江苏常州），后迁平江（今江苏苏州）。

¹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明清地域商贾与文学的互动及比较研究”（项目编号：10BZW068）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陈书录（1950—），男，江苏高淳人，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明清文学研究。

从元至正十六年（1356）张士诚攻占平江路（今苏州），到至正二十七年（1367）朱元璋的部将徐达、常遇春等攻破苏州而俘获张士诚，高启等在张自诚统治下的苏州生活了十二年。原为私盐贩子的张士诚在占据吴地的初期尚能优容文士，发展农桑，兴办工商业，在元末动乱中张士诚在吴地还保留着一片相对安定发展的绿洲。后来，朱元璋建立的明朝政权虽然加重苏州地区的赋税，并大量向外移民，但颇有经济实力的苏州地区的农桑与工商仍然保持着全国领先的地位，“毕竟吴中百货所聚，其工商贾人之利又居农之什七，故虽赋重不见民贫”^{[9] 卷二，32}。元末明初苏州昆山诗人袁华（1316—？）的《送市舶官诗》中写道：“诸番之国南海阴，岛居卉服侏离音。雕题椎髻金凿龈，犷鸷如兽那可驯。稼穡万斛樵林林，夏秋之交来自南。象犀翠羽珠贝金，苏合薰陆及水沉。皇元率土罔有刑，三边扰攘兴甲兵。梯航梗阻民弗宁，重臣分阃号令申，殊方慕义相附亲。呵叱蛟鳄驱鯨鲸，海不扬波如砥平。娄东太仓吴要津，襟带闽粤控蛮荆。贾胡夷蜑贡贄琛，关讥互市十一征。抚绥覆育德泽深，犹虑苛细失厥心。夫君矫矫东南英，温恭廉洁迈等伦。承命监视慎章程，两周星霜秋复春。长途萧萧征马喧，回轅不载蕙苕行。夫君夫君明且清，自兹步武趋王庭。上陈民瘼摅忠诚，愿化愁叹为欢声。”^{[10] 卷七}生动地描绘了一幅贾胡互市、巨艘万斛的航海贸易图，气氛热烈，心情激昂，颇有感染力。在苏州以及各地商贾活跃的背景下，明初吴中四杰的诗文中多有商贾的身影，如“柳间娼女酒，月下估人舟”^{[10] 卷一二，480}；“海珍通估市，湖税减渔家”^{[11] 卷一二，490}；“过海定寻回估客，出京才脱旧儒衣”^{[11] 卷一四，589}；“渔人笛过风生浦，估客帆回树绕城”^{[11] 卷一五，614-615}；“名姓未看兵籍落，音书忽附估船还”^{[11] 卷一五，631}。其中有的写商贾之乐：

上客荆州商，小妇扬州娼。金多随处乐，不思不思乡。（高启《估客词》）^{[11] 卷一，38}

长年何曾在乡国，心性由来好为客。只将生事寄江湖，利市何愁远行役。烧钱酹酒晓祈风，逐侣悠悠两复东。浮家泛宅无牵挂，姓名不系官籍中。嵯峨大舶夹双橹，大妇能歌小妇舞。旗亭美酒日日沽，不识人间离别苦。长江两岸娼楼多，千门万户恣经过。人生何如贾客乐，除却风波奈若何。（张羽《贾客乐》）^{[12] 甲集卷八，第三册，1267}

贾客船中货如积，朝在江南暮江北。平生产业寄风波，姓名不在州司籍。船头赛神巫唱歌，举酒再拜酹江波。纸钱百垛不知数，黄金但愿如其多。须臾神去风亦息，全家散福欢无极。相期尽说莫种田，种田岁岁多徭役。（徐贲《贾客乐》）^{[13] 卷一}

将商贾如织、贾客之乐与农桑徭役之多之苦进行对比，更显示出贾客的欢乐。其中也有商贾的乐中之愁：

门前黄柳鸦雏宿，罗幌低垂婢擎烛。悬珰结珮略妆成，日暮相邀汉江曲。水静花寒月小明，舟中楼上斗歌声。肠断年年大堤路，南商行过北商行。（高启《襄阳乐》）^{[11] 卷一，42}

高启写商贾的诗中最值得关注的是七言古诗《泉南两义士歌》，诗云：

泉南两士陈与孙，少小相约为弟昆。合疏成戚契谊重，异木缠结如同根。升堂握手出肺腑，交拜二母开壺樽。具舟期贾海外域，欲度夷楚穷昆仑。沧溟东望浸天烂，飓风怒搅波涛浑。天吴恍惚出怖客，掀舞蛟鳄飞鹏鹖。孙言陈宗惟子在，远涉巨险吾宜奔。汝亲头白倚门切，慎忽轻去违晨昏。相让不得乃更往，挂席遥指扶桑墩。望山行觅岛中国，卉服通译侏离言。寻烟暮投薜荔屋，趁墟昼集桃榔邨。逾年还家喜得宝，木难火齐并瑶琨。探囊用取两不较，屑屑彼我谁复论。急难相援誓终始，岁时燕庆烹羔豚。义风久已动殊俗，椎髻相见知钦尊。我闻同气有争利，阅墙往往鬩家门。又看结交许岁晚，盟盘未撤渝情恩。管鲍居贫乃共济，余耳得势终相吞。若此二子古亦少，简牍可使他年存。作歌为继王子传，薄俗视此应堪敦。^{[11] 卷一〇，416-418}

所谓“作歌为继王子传”，是说《泉州两义士歌》继王彝的《泉州两义士传》而作，后者写道：

孙天富、陈宝生者，皆泉州人也。天富外沉毅而内含弘，宝生性更明秀，然皆勇于为义。初，宝生幼孤，天富与之约为兄弟，乃共出货泉，谋为海贾外国。天富曰：“尔母一子唯尔，吾不忍尔远尔母涉海往异域。吾其代子行哉！”宝生曰：“吾母即若母也，吾即远吾母，惟君以为母，吾行，又何忧焉？”于是两人相让久，乃更相去留，或稍相辅以往，至十年，百货既集，

犹不稽其子本；两人亦彼此不私一钱，其所涉异国，自高句骊外，若阇婆罗斛，与夫东南诸夷，去中国无虑数十万里。此两人者，皆异姓也，长为兄，少为弟，如同气然。异国人皆见而信之曰：“彼兄若弟，非同胞者，吾同胞宜如何？”异国因有号此两人者。译之者曰：“泉州两义士也。”中国之贤士大夫闻之者，亦皆以为然云。天富字惟义，宝生字彦谦，今居吴之太仓，方以周穷援难为务。^[11] 卷一〇，416-417

高启的《泉南两义士歌》写泉州商人（也可以称苏州太仓商人）孙天富、陈宝生异姓而“约为弟昆”，外出经商，远涉重洋，行程“数十万里”，“得宝”致富而共享，充分体现了一个“义”字，堪称名扬海内外的“义商”。全诗铺叙生动，对比强烈，豪迈高远而又意境浑成。而明初嘉定（今属上海）文人王彝的传记《泉州两义士传》与高启的诗歌《泉南两义士歌》互为补充，相得益彰。

明初“吴中四杰”写商贾多用诗歌，多抒发感慨之作，而明中期“吴中派”则多用古文，时有理性思考。“吴中派”主要是指祝允明（1460—1526），号枝山，长洲（今苏州）人；唐寅（1470—1524），字伯虎，一字子畏，吴县（今苏州）人；文徵明（1470—1559），号衡山，长洲（今苏州）人；徐祯卿（1479—1511），字昌穀，吴县（今苏州）人。诚然，“吴中派”中也有以诗歌写商贾的，如徐祯卿的《贾客词二首》：

万里长舳转贩频，愁风愁水亦劳辛。

绿窗夜倚襄阳泊，却掷千金挑丽人。

嫁女休为估客妻，忍情未解别离悲。

繁华满髻贪珠翠，暗误青春却不知。^[14] 卷三，559、560

以上徐祯卿诗歌中的第一首是写贾客在辛劳与忧愁中寻找刺激；第二首写商人之妻的相思之愁，深情幽怨，神韵悠远。但唐寅的《阊门即事》将笔锋一转，以欣喜的心情看待商业的繁荣，诗云：

世间乐土是吴中，中有阊门更擅雄。

翠袖三千楼上下，黄金百万水西东。

五更市买何曾绝？四远方言总不同。

若使画师描作画，画师应道画难工。^[15] 卷二，48

袁宏道曾用“实录”^[15] 卷二，48 ^{①2} 二字评价这首诗。所“实录”，一是商贾云集、市场繁荣的情景真实；二是诗人的情感真实。阊门是当时苏州的商业中心，也是唐寅土生土长的地方，诗人对此有深切的感受。唐寅出身于苏州商人家庭，据祝允明《唐子畏墓志铭并序》中说唐寅的父亲“贾业而士行”^[16] 卷一七，是一位儒商。唐寅在《答文徵明书》中又说：“昔仆穿土击革，缠鸡握雉，恭杂舆隶屠贩之中。”^[15] 卷五，224 因此，他以“世间乐土是吴中，中有阊门更擅雄”等诗句，真切地表达了他作为一个年轻的商人子弟的快乐与自信。全诗构思新颖，对仗工巧，景真情真，堪称实录，将诗歌创作中的商贾之乐推向一个高峰。

吴中派更多的是以古文写商贾。这些古文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孝悌信义，乐善好施，如祝允明《朱守中家传》中的苏州商人朱正：“为禀仁而秀，孝于亲，令于族，信义于朋友，盖悖于五品，其最善也。……守中（朱正，字守中）性最倜傥，

² ①唐寅《阊门即事》后袁宏道批注，此批注者是否为有人假借，学界有不同的看法。

颀尚信义，周恤人急，发篋如拾芥，喜结纳，还往名卿满座，过金满堂也。”^{〔16〕卷一八}又如《赵君墓表》中的苏州商人赵时宪：“居南濠丛市中，为醪贾，贾叶端误溢直。既去，君复程厥金，曰误矣，追归焉。异时又有误者归之，如叶端，是非廉者欤！”^{〔16〕卷一九}又如《吴罗公寿藏之铭》中的苏州商人罗绎：“少将学为仕，以家落，去与其党杨公玉同物贾，无几，时视所入利越常算，公玉疑有未归人者，相与检校数日，无有也。始分取之，公玉因道诸人，罗君殆所谓天富善人者。……持身周慎，行必再思，取予务当义，雅尚含容，多所施济。江西廖某误遗金二斤有半，访而归之。又清江客遗四铤，复归之。客请留一以酬德，公曰：吾不以义顾，不以四而以一邪？竟却之。或帛数十束，为他人发之，公曰：非吾帛也。邻人筑室，稍侵地，或请语之，不从，曰：语而不从，则当讼之，伤邻好矣。且讼必横费，曷若以贸他地。无几，邻竟售居于公。”苏州商人罗绎不仅讲信义而且讲孝悌：“性孝悌，事亲尽理。”^{〔16〕卷一八二}是善于齐治，家和邑治，如祝允明《登仕佐郎鸿胪寺序班汤府君墓志铭》中的苏州吴县商人汤瑄“以大族称最郡中，不特以富而戢，盖他大族鲜以九族数千指聚食，故多让也”^{〔16〕卷一五}。又如文徵明《明故嘉议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毛公行状》中的毛理：“治家尤号有法，教子孙必正，而能率之以身。下至僮奴仆从，使御之皆亦有制，其所授任不堪其事，而育之有恩，卒皆得其死力。殖产治第，以若馈遗出内，咸责成其下。晚岁业益充拓，田园邸店，遍于邑中。”^{〔17〕卷二六，627}不仅勤于齐家，家族和睦，而且善于治邑，通商惠民，如《企斋先生传》中的张恺“授兵部职方司主事，分司山海关”时，“东夷入贡及关、陇商贩，咸取道关下。夷僚杰鹜，往往解慢弗率。先生与为要束，禁不得自恣。商人或执伪檄，通徼外为奸利，悉按发之，仍牒所司置籍勾稽，自是无敢阑出入者”^{〔17〕卷二七，648}；后来“转福建盐运使。抑遏强御，务以通商惠民，再持廉守法，不以冗散易节”^{〔17〕卷二七，650}。三是抨击奸商伪劣，如祝允明的《耻伪》：

祝子在京师将归，謁玉贾。诂珥为总冠，贾示三四辄下。后因示绝瑜者，祝子望之稍骇，何质理文泽追琢工至是？皦然白虹如也，若诚故蕴也，胡弗凤以示？諷其贾瑜直也，祝子语从者“诚瑜也”，宜若贾，然吾固骇之。贾愠，涂之客以珥荐数十，视其工钩也，色均也，而辉不虹若矣。祝子审之，客曰：“公取其能冠公耳，抑吾固弗执其为瑜若砮也，而公又奚难焉？公且售，将益公者。”祝子甘其辞，又因以为利并市焉。归示察玉者，悉砮也。于是弗能称其冠，并冠废焉，终日自耻。眩于利伪者而失其不伪者，以为冠羞。^{〔16〕卷九}

这是一则小品文，记述了作者祝允明一次买玉而被欺骗的经过。本来要买一件玉器以配上自己的珍贵的冠帽，但在奸商花言巧语的诱骗下，买了一件有些似玉而实际上资质很劣的石块，结果配不上冠帽而“冠废”，真所谓“眩于利伪者而失其不伪者”，令人羞愧！叙事中有说理，指斥奸商，警示社会，反躬自省，感悟事理，讽刺入木三分。

二、王世贞由格调转向性灵俚俗与商贾的“因俗为变”

明代中后期苏州文人中有关商贾创作最为丰富的是王世贞（1526—1590），他是明代中后期“后七子”领袖人物^③。在中国传统社会中重农抑商、贵士贱商的观点往往占主导地位，而王世贞则说：

今之人勇于称士大夫之为德，而怯于论著廛井农贾之致，乃至阊閬之崇卑，所轩輊尤有甚者。而余独不然。以为士大夫之德无过忠信廉洁弟让好施。予此无论。其耳目渐摩之，所便习与为力之易。要之，其驯此而天下之名与位逐之。而廛井农贾之致，以至阊閬之弊，日夜所聚谋者不过什一之息以宽其卒岁而已。如是而利，如是而不利，此其显然甚明。今欲使之舍而就所谓德者，宁易易也？。^{〔18〕卷一一七}

“余独不然”云云，具有反叛重农抑商、贵士贱商等主流观点的意义。他本人也在文学创作中身体力行，为商贾撰写传记、行状、墓志铭、墓表、神道碑、墓碑等近六十篇之多，在明清文人中屈指可数。他的出发点之一是“右货殖”：“昔者秦始皇盖客巴寡妇清云，传称清寡妇饶财，财能用自卫，不见侵，天子尊礼之。制诏有司筑女怀清台。夫秦何以客巴寡妇为也，妇行坚至兼士大夫任难矣。客之，志风也，此其意独为右货殖乎哉！去秦且二千余年，而吾州有郑母唐孺人者，孺人事其夫望云君过二十年后，望云君卒，教其子又三十七年，起货号温裕。”^{〔19〕卷九二}显然，秦始皇表彰巴寡妇清与王世贞为唐孺人立传，均是张扬经商致富的风气。正是出于“右货殖”的想法，因而在《陈户部浔阳榷税去思记》中为征收关税中的“病商”之弊而忧：

³ ①参见陈书录：《俚俗与性灵：王世贞的文学创作在士商契合中的转向》，《江海学刊》2003年第6期；等等。

“关不能无征，而能无苛征。二百年间，贾客长年安其出以为固然，而司征者顾不能画一其法，大较宽则利商而病国，刻则利国而病商，而稍以己与之则国与商俱病，而私橐巍然矣。”^{〔18〕卷六五}

当王世贞听说“司农郎陈君”“榷税浔阳”时，“下车不问利而问弊，弊之所急，则先荡除之首”，“无论雨雪寒暑皆躬为之启闭关之，上下无滞宿者，卒有风涛之警，君所散布侯人已慰安之矣。夫君岂直不以己与之，不与其赢，而与其困苦，以故贾客长年依之若父母，而吏胥畏之若神明”，便大“嘉陈君之廉能”^{〔18〕卷六五}，以有如此“廉能”的榷税之官而喜，真可谓为商贾忧、为商贾喜。

王世贞不仅有重商观念，而且有较强的地域文化意识。在王世贞的视野中苏州商贾的特色，一是既以“钻天”术经商致富，又讳富藏富。明清时期有“十大商帮”，其中苏州“洞庭商帮”被称为“钻天洞庭”^{〔7〕卷七，122}。王世贞曾多次出游洞庭东西山，其《处士春山翁君暨配吴姥合葬墓志铭》《蔡孝廉林泉墓志铭》等，记载着他直接与洞庭商人翁参、蔡伯玉和其父蔡翁的交往，从而领略了“钻天洞庭”的风貌：苏州洞庭商人翁参“生而风骨隆隆，起出就外塾，读书了大义，然不乐受博士觚翰，曰：‘与而曹一握算子能纵横哉，夫子贡（子贡，孔子弟子，曾为商贾）去我何几？’，父异之，大出橐中装俾客游，因挟其从季赞南浮湘、汉，止江、广二陵，北狗燕、赵，所至获辄倍”^{〔18〕卷九二}。

二是纵情享受，畅舒心志。王世贞曾为吴地商人张冲作《张隐君小传》，其中有云：“君读书猎大较，不好为章句，弃之。北走燕，遯其游闲公子日驰章台傍，揲瑟，掄袂，跼屣，陆博，从耳目，畅心志，衡施舍，盖期年而橐中千金装行尽乃归。”^{〔19〕}

卷八四

三是喜读稗史，趣在俚俗。苏州商人顾学“少负气倜傥，不喜习博士家言，而独手《庄子》一编不置，曰：‘能前得我意者是书耳。’至稗官史家若传水浒传者以猥褻闻，而翁间喜之曰：‘亦可以快浊世愤也，不犹愈于城旦书乎？’”^{〔18〕卷九二}所谓喜好“稗官史家若传水浒传者以猥褻闻”中的“传水浒传者以猥褻闻”，很有可能是指《金瓶梅》。苏州商人中有喜好《金瓶梅》等“猥褻”小说者，反映了明代中叶吴地市井中一种欣赏趣味，这也与王世贞有某种契合之处，谢肇淛《金瓶梅跋》中说：“此书向无镂版，抄写流传，参差散失。唯弇州（王世贞）家藏者最为完好。”^{〔20〕卷二四，279}

在王世贞视野中的徽州商贾，则是另一样的特色，一方面他们不讳商贾，致富有方。王世贞在为徽商许作传中说：“今天下不为贾而贾行者，其人类讳贾，独徽之人不讳贾。”^{〔19〕卷八二}王世贞为徽商程洁（字惟清）撰写的墓志铭中说：程洁弃儒为贾，“始从其兄鹽盐淮扬间。已，转子母钱于句曲中山，往返南北，甫十年而贾成，其奇羨过于初数次。处士故善心计，能因俗为变，与时消息”^{〔18〕卷一二二}。王世贞曾为徽商金塘撰写行状，其中说：金塘跟随其父“商大江北盐芦石，往来淮扬间，君子利不为干没苛取，其审画密鸷如千钧之弩不轻发，发必破的”^{〔19〕卷一〇〇}。但是，徽商勤奋而纤俭：“新安僻居山溪中，土地小狭民人众，世不中兵革，故其齿日益繁，地瘠薄不给于耕，故其俗纤俭。”^{〔19〕卷六一}这与“吴俗靡”^{〔18〕卷一六〇}形成鲜明的对比。徽商不仅勤俭创业，致富有方，而且不讳财富，这也与吴地有的商贾讳富形成鲜明的对比：“吾闻之吴俗讳富，以避官侵牟，然亦不善居富。独徽人不讳富，其所致富与居亦类有道者。”^{〔18〕卷一〇〇}另一方面是攀附显要，官商结合。王世贞曾与詹景凤开玩笑，说“新安贾人见苏州文人如蝇聚一膻”^{〔21〕上卷，312}。虽为玩笑，但也可见徽商中有攀附显要的一面。例如徽商汪振芳科考落第，“以是弃去，挟其赀贾湖海间，纵观名山之胜，入游都下，曰：‘吾观以宫阙陵园为归，以贤大夫为鹄。’闻驸马都尉京山崔侯好客而文，踏门曰：‘江南布衣汪某请见。’崔侯延之入，与语合置上坐。已，稍露其诗，侯大叹服”^{〔18〕卷一二四}。再者是转修诗书，儒商并行。在王世贞的笔下，徽商往往“不专治生，而间治诗”^{〔18〕卷一二四}，“贾其行，士其谊”^{〔18〕卷一一六}，如在为徽商程廷全所撰写的墓志铭中说：“徽地四塞多山，土狭而民众，耕不能给食，故多转贾四方，而其俗亦不讳贾。贾之中有执礼行宜者，然多隐约不著。而至其后人始往往修诗书之业以谋不朽。”^{〔18〕卷一一六}

苏州商贾“因俗为变，与时消息”^{〔18〕卷一二二}经商方式对王世贞颇有影响，其文学思想也有“因俗而变，与时消息”的一面。他是明代中后期“后七子”的领袖人物，本来追随李梦阳等“前七子”力倡“格调”说。但随着社会思潮和文学思潮的不断变化，其中也受到包括商贾在内的市民思潮的影响，在转向俚俗、畅舒心志上与苏州商人有某些契合，从一个方面促使他在文学

观念上由复古转而趋新，由崇雅转而尚俗，由恪守格调转而发抒性灵。因此，这位主盟明代中叶复古文坛的巨子展示了另一种文学风貌：“务谐俚俗”^{〔19〕卷一五二}《曲藻序》，抒发性灵。例如他的文论中说：“至所结撰，必匠心缔而发性灵”（《封侍御若虚甘先生六十序》）^{〔18〕卷三五}；“发性灵，开志意，而不求工于色象雕绘。”（《题刘松年大历十才子图》）^{〔18〕卷七三}从与“工于色象雕绘”（即在格调尤其是文辞上刻意修饰）的对立面来论述发抒性灵，既是明代“七子”派复古理论自省的标志之一，又成为晚明公安派性灵说的先驱之一。

三、吴伟业与商贾及其盛衰兴亡之感

饱经明清换代之际沧桑的吴伟业，有关商贾的文学创作颇多盛衰兴亡之感。吴伟业（1609—1671），字骏公，号梅村，明代苏州府太仓（今属江苏苏州）人。明崇祯四年（1631）以会试第一、殿试第二（榜眼）考取进士，官至左庶子。洪光朝任少詹事，后辞官归里。清顺治十年（1653）被迫应诏北上，后升为国子监祭酒。顺治十三年（1656）底，以奉嗣母之丧为由乞假南归，以后不复出仕。他历经明末朝政废弛、奸邪逞凶的时局和明清易代之际的血与火的战乱，深感到商贾不通、农商凋零的惨景：

自古于金城，互市有深意。蜀贾蒙山茶，兵火苦莫致。（《赠家侍御雪航》）^{〔22〕卷九，220}

百里残黎半商贾，十年同榜尽公卿。（《送安庆朱司李之任》）^{〔22〕卷一五，407}

高牙鼓角雁飞天，估舶千帆落照悬。使者自征沧海粟，将军辄费水衡钱。

中原河患鱼龙窟，江左官租粳稻年。闻道故乡烽火急，淮南几日下楼船？（《送友人之淮安管饷》）^{〔22〕卷一五，410}

这方面的代表作是《木棉吟并序》，其序云：“木棉出林邑及高昌、哀牢诸国，梁武帝时傲外以为献，见《南史》。又《南州异物志》《裴氏广州记》皆云南蛮不蚕，采木棉作絮，染作班布，《汉书》所云答布白叠，其时已流入交、广矣。元至正间，松江乌泥泾污莱不食，偶传此种，崖州黄婆教以捍弹纺织之法，死而为庙祀之。按广州木棉大如树，与今所见不类。明初王梧溪蓬以为交、广木棉一名班枝花，吴地所种乃草棉，非木棉也。陶南村亦呼为吉贝，与梧溪语合，然世俗所传，不可复改。余以为地气虽殊，物性本一，即谓之木棉可也。自上海、练川以延及吾州，冈身高昂，合于土宜，隆、万中闽商大至，州赖以饶。今累岁弗登，价钱如土，不足以供常赋矣。余作《木棉吟》纪之，俾盛衰知所考焉。”^{〔22〕卷一一，278-279}序文说明木棉在文献记载中从国外向内地流布的情况、广州与吴地物种的差异、传入吴地的主要贡献者黄道婆等，特别说明吴地在明代“隆（庆）、万（历）中闽商大至，州赖以饶”，而随着社会的动乱，“今累岁弗登，价钱如土，不足以供常赋矣”，今昔对比，显示出木棉生产与商业的盛衰。《木棉吟》诗与序文相互呼应，相互补充：

木棉花发春申冢，东海昔闻无此种。《南州异物》记有之，芙蓉花蕊梧桐枝。崖州老姥晓移植，乌泥泾上黄婆祠。种花先传治花法，左足先窥踏车捷。豨膏滑轴运双穿，铁峡粘云吐重叠。椎弓弦急雪飘摇，白玉装成絮万条。两指按来声不断，一轮空月影萧萧。纺就飞花日成匹，错纱不独夸云织。软如鹅毳色如银，非纴非丝亦非帛。哀牢白叠贡南朝，黄润筒中价并高。不信此方贪卉服，江天吉贝满平皋。四月农占早花好，麦地栽来忧莫保。持锄赤汗敢归休，长怕游青低没草。东舍西邻助作劳，鱼羹菜具欢呼饱。蟹患虫灾绝迹无，社鬼驱除醮钱祷。西风淅沥几回吹，花台渐结花铃老。豆沟零露湿衣裳，捋拾提筐逐兄嫂。冬日常暄冷信迟，今年稳是霜黄少。有叟伛偻负载行，编蒲缚索趁天晴。黄绵袄厚装逾寸，白酒帘高买几升。道畔相逢吏嗔怒，卖花何不完租赋！老翁仰首前致词，足不能行口披诉。眼见当初万历间，陈花富户积如山。福州青衿鸟言贾，腰下千斤过百滩。看花人到花满堂，船板平铺装载足。黄鸡突嘴啄花虫，狼藉当街白如玉。市桥灯火五更风，牙伶肩摩大道中。二入倡家唱歌宿，好花真属卖花翁。刘河塞后遭多故，良田踏作官车路。纵加耕耘土膏非，雨雨风风把花妒。薄熟今年市价低，收时珍重弃如泥。天边贾客无人到，门里妻孥相向啼。昔年花早官租缓，比来催急花偏晚。花还未种勉输粮，输待将完花信远。昔年河北戴花去，今年栽花遍齐豫。北花高据渡江南，南人种植知何利。呜呼！一歌夏白纴，再歌秋来棉。木棉未开妇女绩，缉麻执杵当姑前。

徐王庙南耕辟洗，卖得官机佐种田。田事忙过又夜作，十月当窗织梭布。尽室饥寒敢白衣，私逋偿过官钱误。姚沙渡口片帆微，花好风波怎载归？隔岸人家凝望断，千山闽客到应稀。诏书昨下开网罟，苏息乌村并鴉浦。招徕残户垦荒芜，要识从今种花苦。殷勤里正听此词，催租须待花熟时。（上海、嘉定、太仓境俱三分宜稻，七分宜木棉。凡种木棉俱称花以别于稻，有花田、花租之名。篇中言花者，从方言也）^{〔22〕卷一五，279-280}

诗可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从松江乌泥泾黄道婆引进、传授和推广木棉写起，接着用诗化的语言介绍黄道婆推广的种花（木棉花）和扎、弹、纺、织等先进技术。“软如鹅毳色如银”的木棉物美价高，棉农得以温饱而欢欣。第二部分由喜而悲，写老翁路遇小吏嗔怒，催逼租赋，因而引起了老翁的披诉，进而引出今昔对比：回忆那万历年间，木棉堆积如山，商人腰藏千金，牙佞肩摩，货船满载，一片兴盛景象，“（苏）州赖以饶”。而到“薄熟今年市价低，收时珍重弃如泥”二句时笔锋一转，由昔之盛到今之衰。由于“天边贾客无人到”，木棉丰产而市价低迷，加之官吏催逼租赋，棉农苦上加苦，所谓“价贱如土，不足以供常赋”。这种衰败景象，原因之一是商贾不通；反之，商贾流通，则“闽商大至，州赖以饶”，诚如吴伟业在诗序中所说“余作《木棉吟》纪之，俾盛衰知所考焉”。

因而，吴伟业为当时的“商贾不通，物价腾踊”^{〔22〕卷五四，1082}而深深地担忧，一方面主张“复商人垦边之制”^{〔22〕卷四四，928}，“边之积贮，有赖商人”^{〔21〕卷五五，1098}；另一方面主张分管官吏“钩稽弊漏，恤下惠商”：“豪强兼并，擅利孔而挠上法者，害固以浸除，而诸君吾子之所食，无不量其釜升，而为之设衡立準，其法至为苛细，盐策尚有有益于民否耶？盐策诚有有益于民者。国家水旱之不时，什一之征，常恐不足于用，惟盐为天地所藏，取之无害，足以佐公家之急。”^{〔22〕卷三三，734}

当张森岳为青州盐运分司时，吴伟业建议他：“为君计者，钩稽弊漏，恤下惠商，广蓄积以备乏绝，斯足以勤其官矣；权时缓急，搜逋举羨，俾朝家以全力为农，民不加赋而用自给，斯足以举其职矣。乃有进于是者：岁比不登，民之流离不能自存者僵仆满道，朝廷方发帑金，遣使者赈救畿以南，而张君能先民之急，损费为粥于路，又下劝分之令，募豪长者相假贷，愿输者具以其名闻，奖励有方，赋恤有法，所全活最众，是可为难也已。夫张君尝治一道以牧民，有称于时矣，此其事办之有馀。余以为难者，方君以盐策为官，能不拘拘于职守，救灾告，施德惠，知所本务。”^{〔22〕卷三三，734} 吴伟业在重商惠商中还塑造了孝义商贾的形象，如浙江定海商人封灏“弃去制举义”，“以小贾役常熟”，又“修业吴、越间，足茧起寸，业遂稍起，意意奉父母欢”^{〔22〕卷五二，1050}。又如徽商汪凤龄，“为人性至孝，再封股以疗其亲疾，居丧哀废，几致灭性。御使张公慎学行部至新安，州郡上其事，命大书孝行，著綽楔以旌之。邑宰聘饮于乡，复加崇奖。君尝谓人曰：‘世谓儒者有名无情，不足乎缓急，此腐生孤陋者所为，非所以概吾道也。夫君子先人后己，重义轻利，诤肯于死生然诺有二其心哉？’当明之末造，新安谷歉人饥，君推其资计，赈赡里闾，人有急难叩门，倾囊倒庾，应之惟恐不足。甚至举倍称之息，为人解对，后虽掉臂负之，弗恤也。……有八子，多以孝谨起家，笃修行宜”^{〔22〕卷五二，1063-1064}。徽商汪凤龄躬行孝义，而且教子有方，一门孝义。

吴伟业在表彰孝义商贾的同时，还揭露与抨击奸商贪官，这其中的代表作是《茸城行》，诗中有云：

朝出胥门塘，暮泊余山麓。旁带三江襟庖湫，五茸城是何王筑？柳塔霜高稻叶黄，溧湖雨过蓴丝绿。百年以来夸胜事，丹青图卷高珠玉。学士挥毫清秘楼，征君隐几逍遥谷。前辈风流书画传，后生贤达声华续。给事才名矫若龙，山公人地清如鹄。汗简销沉又几秋，仓江屡起高牙纛。不知何处一将军，到日雄豪炙手薰。羊侃后房歌按队，陈旆宾客剑成群。刻金为漏三更箭，错宝施床五色文。异物江淮常月进，新声京洛自天闻。承恩累赐华林宴，归镇高谈横海勋。未见尺书收草泽，徒夸名字得风云。此地江湖綰锁钥，家擅陶朱户程卓。千箱布帛运轺车，百货鱼盐充邸阁。将军一一数高贤，下令搜牢遍墟落。非为仇家告并兼，即称盗贼通囊橐。望屋遥窥室内藏，算缗似责从前诺。敢信黔娄脱纲罗，早看猗顿填沟壑。窟室飞觞传箭催，博场戏责横刀索。纵有名豪解折行，可堪小户胜狂药。将军沉湎不知止，箕踞当筵任颐指。拔剑公收伍佰妻，鸣骹射杀良家子。江表争猜张敬儿，军中思缚卢从史。枉破城南十万家，养士何无一人死。贪财好色英雄事，若辈屠沽安足齿！^{〔22〕卷一〇，248-249}

顾师轼纂《梅村先生年谱》卷四“清顺治十三年丙申，四十八岁。马（逢知）为松江提督。有《茸城行》《客谈云间帅坐中事》诗。董（含）《三冈识略》：“马逢知初名进宝，起家群盗，由浙移镇云间。贪横僭侈，百姓殷实者，械至，倒悬之，

以醋灌其鼻。人不堪，无不罄其所有，死者无算。复广占民庐，纵兵四出劫掠。时海寇未靖，逢知密使往来，江上之变，先期约降，要封王爵，反行大露。事定，科臣成公肇毅特疏纠之。朝廷恐生他变，温旨征入，系狱，妻女发配象奴。未几，与二子伏法东市。当逢知之入谨也，珍宝二十馀船，金银数百万，他物不可胜纪，绵亘百里，及死无一存者，人皆快之。”^{〔22〕}附录二，1465-1466

显然，这首《茸城行》诗讽刺松江总督马逢知横征暴虐、穷极奢华。其中有讽刺他侵剥商贾的部分，先看茸城（松江）是商业繁华之地：“此地江湖馆锁钥，家擅陶朱户程卓。千箱布帛运辎车，百货鱼盐充邸阁。”陶朱，指范蠡，春秋时的富商，辅佐越王勾践灭吴国后功成身退，经商成巨富。程卓，指程郑、卓王孙。程郑、卓王孙，均为西汉时冶铁致富的巨商。显然，“家擅”句中可见茸城巨商之多，“千箱”“百货”两句诗中可见茸城商品之盛。这首诗可分为五个层次，本章节选前三层。第一层次从开头到“仓江屡起高牙蠹”，写茸城山水清秀和人物清华，与第二层次写马逢知的贪婪齷齪形成鲜明的对比。从“不知何处一将军”到“徒夸名字得风云”为第二层次，写马逢知幕府之盛，炙手可热。从“此地江湖馆锁钥”到“若辈屠沽安足齿”为第三层次，写马逢知侵剥贪虐之恶行，各极横征暴敛。其中从“此地江湖馆锁钥，家擅陶朱户程卓。千箱布帛运辎车，百货鱼盐充邸阁”到“早看猗顿填沟壑”（猗顿，春秋战国时山西巨商），可见在马逢知的横征暴敛中商贾受到的伤害。赵翼《瓠北诗话》中指出：“梅村之诗最工者，莫如《临江参军》《松山哀》《圆圆曲》《茸城行》诸篇，题既郑重，诗亦沉郁苍凉，实属可传之作。”^{〔23〕}卷九，13 《1 茸城行》是吴伟业的代表作之一，也是抨击侵剥商贾并力倡通商护商的佳作之一，揭露深刻，鞭挞有力，对比鲜明，沉郁苍凉。

吴伟业有关商贾的文学作品主要有两大特点：一是不少写乱后商贾之衰；二是兼有诗歌、古文、戏曲等多种文体，这方面可与以诗歌、古文、戏曲写商贾的明代汤显祖相媲美。吴伟业以诗歌、古文写商贾已见上文所论，再看戏曲《秣陵春传奇》，其第十一出《庙寺》中写道：

（丑扮道人上）閭阎女儿换，歌舞岁时新。自家李王庙庙祝。当年三月初三日，是李王菩萨生辰。做经纪的，自初一起赶集三日。今日是个正辰，比前两日加培热闹。……

（生）待我看一看。呀！牌额上写道“南唐国主李王之庙”。嘎！就是后主，死葬汴梁，遗庙在此。你看野鼠缘朱帐，阴尘盖画衣，受用些落木寒鸦，看守着残山废塔。一代帝王，憔悴至此，好不伤感人也！我且向前一拜。……

〔千秋岁〕赤兰桥，拔转樊楼道，镬锅儿灌肺刀。士女游遨，看士女游遨。一迷里摆的珠犀香药。苏州店编编号，陕西客看玳料，估价称元宝。卖甘州枸杞，琐琐葡萄。

（列坐介）（丑）相公，这是银孩儿第一家老铺，金狮子不二价牙行。过街棚大贾行商；滴水檐，冷摊杂货。红花盘跟着烧香轿子，青凉伞撑着卖酒招头。香炉脚压士女门神，供卓前摆汤团炊饼。土地庙里，无非袜带汗巾；金刚脚边，尽是木梳钮扣。……

〔前腔〕下云霄，踏遍红尘道，混踪迹酒肆茶寮。花市今朝，做花市今朝。……

〔前腔〕踏青归去，踏青归去，屹登登骏马骄。日斜街鼓急，瓦子铺，收场早。封丘门路遥，陈桥门路遥。看各刺刺车队儿，推过画桥，还有一店在此。软设布帘，冷清清旧店儿，还在市梢。这就是骨董店了。铜钹子，枣木梳，带却菱花照。这镜儿卖也，要价多少？^{〔22〕}卷六一，1265-1266

这里写将东京汴梁李后主的庙宇之荒凉与庙市的热闹相比较，又将庙市的热闹与收市后的冷落作比较；一会儿是“一迷里摆的珠犀香药。苏州店编编号，陕西客看玳料，估价称元宝。卖甘州枸杞，琐琐葡萄”；一会儿是“瓦子铺，收场早。……软设布帘，冷清清旧店儿，还在市梢”。这种对比，有其特殊的意义。据叶君远在《吴伟业评传》中说，《秣陵春传奇》大约作于清顺治三、四年（1646、1647），传奇写南唐学士徐铉之子徐适与南唐临淮将军黄济的女儿黄展娘，在已登入仙境的李后主（李煜）及其宠妃的撮合下成亲的故事，其主旨“实际上是要‘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通过这个故事来寄托、倾吐自

己对故国的思念和对新朝的仇恨”^{[24] 133}。《庙寺》中的有关商业活动的两个对比，从一个侧面体现了《秣陵春传奇》的主题思想。

总之，明初以高启为代表的“吴中四杰”、明代中前期的以祝允明为代表的“吴中派”有关商贾的文学，各以情、理偏胜；明代中后期的王世贞受到商贾“因俗为变，与时消息”^{[18] 卷一二二}经商方式的影响，加之其他因素的促成，文学思想由格调转向性灵与俚俗；饱受明清换代之际沧桑的吴伟业有关商贾的诗文、戏曲中多有盛衰兴亡之感，既有时代特色，也有地域特色。其实，明清时期苏州地区关注商贾的作家不仅仅是上文说到的明初的“吴中四杰”、明中期的“吴中派”、王世贞、吴伟业，还有王鏊、冯梦龙、顾炎武、钱谦益、彭兆荪、王韬等。苏州一府，在明清时期有如此之多的文人关注商贾，谱写了丰富多彩的商贾文学的篇章，可见明清地域商贾与文学是琳琅满目的艺术宝库，从这个典型中可见明清地域商贾与文学交叉及互动的盛况和强大的生命力，也为我们今天推动商品经济和文学的繁荣发展提供了生生不息的原动力。

参考文献:

- [1] 沈寓. 白华庄藏稿钞 [M] // 清代诗文集汇编.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
- [2] 范成大. 吴郡志 [M] // 文渊阁四库全书.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 [3] 陆游. 渭南文集校注 [M]. 马亚中, 校注.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 2015.
- [4] 崇祯吴县志 [M] // 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 上海: 上海书店, 1990.
- [5] 张瀚. 松窗梦语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7.
- [6] 明神宗实录 [M]. 台北: 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1966.
- [7] 冯梦龙. 醒世恒言 [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7.
- [8] 李梦阳. 空同集 [M] // 文渊阁四库全书.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 [9] 王士性. 广志绎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7.
- [10] 袁华. 耕学斋诗集 [M] // 文渊阁四库全书.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 [11] 高启. 高青丘集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3.
- [12] 钱谦益. 列朝诗集 [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7.
- [13] 徐贲. 北郭集 [M] // 文渊阁四库全书.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 [14] 徐祯卿. 徐祯卿全集编年校注 [M]. 范志新, 校注.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9.
- [15] 唐寅. 唐寅集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3.

-
- [16] 祝允明. 怀星堂集 [M] // 文渊阁四库全书.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 [17] 文徵明. 文徵明集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 [18] 王世贞. 弇州山人续稿 [M] // 文渊阁四库全书.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 [19] 王世贞. 弇州山人四部稿 [M] // 文渊阁四库全书.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 [20] 谢肇淛撰. 小草斋文集 [M] //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 济南: 齐鲁书社, 1997.
- [21] 周晖. 金陵琐事·续金陵琐事·二续金陵琐事 [M]. 南京: 南京出版社, 2007.
- [22] 吴伟业. 吴梅村全集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9.
- [23] 赵翼. 瓯北诗话 [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 [24] 叶君远. 吴伟业评传 [M]. 北京: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9.